

吴兴路(近淮海路)上有幢老公房的二楼是女作家罗洪的故居,她在此走完了108岁的人生,百岁还创作了2万余字小说《磨砺》,在《上海文学》杂志上,湖水翡翠一般。可谓创造了文学界的奇迹。

1995年3月,《苏州杂志》欲为去世的丈夫、翻译家朱雯先生开设纪念专栏,想请巴老题栏名,但难于启口,便托罗洪办此事。巴老闻悉后,当即题了“怀念朱雯”。放下笔,巴老与罗洪拉起了家常。笑着说:“朋友中,就数你们正式举行过结婚仪式”。原来,巴老想起了六十多年前出席朱雯、罗洪喜宴。他还说到婚礼上与施蛰存首次相见的情形。

我与罗洪的过往是从2000年做离退休干部工作开始的。每次走访听她谈话总觉得是一次净化心灵的过程。一次,罗洪说起1934年春,巴金应邀到罗洪家乡——松江做客。接站后,朱雯夫妇雇了条小船去佘山游览。临近中午,三人在船上边品尝自备的美味佳肴,边欣赏江南水乡的春色。在松江期间,他们还陪巴金去了醉白池、方塔唐经幢等名胜古迹……我正听得入迷时,她话锋一转,手指书橱上的巴老瓷盘像说:“他是我的领路人。”接着,她给我说起巴金帮她出书事。1936年,巴金看到罗洪在《文学》月刊上的长篇小说《儿童节》后。便对她说:“我看你发表了不少作品,够出一本集子了吗?有五六万字就可以了。”接着又说道:有空把它编起来。翌年,罗洪的第一本小说集《儿童节》在巴金主持的

江南古镇,往往是临水而筑的,它们因水成街,因水成市。那些沧桑的条石,整齐地叠在市河的两旁,让潺潺流淌的河水在上塘和下塘间穿梭,有了棱角。那些承载了千年之梦的江河,由水岸镶嵌了一道古典的边框,勾画出秀丽江南的倩影。长长的石板街巷,安稳地撑起老街的三十六行商业,让那经久不衰的传统老字号,在小桥流水人家、前店后作坊中,枝繁叶茂,不至于掉入水中,随水飘荡。其实,流水和石头是一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综合体,就像丝绸包裹着骨头,别具风采。那至柔和至硬的两种物质,让刚与柔相济,

成就了江南古镇文化的底色。也因为 在古镇上有了坚硬的条石,才有了石拱桥、石板路、石凉亭等,才有了古镇剑胆琴心的双面绣性格。才

成就了江南古镇文化的底色。也因为 在古镇上有了坚硬的条石,才有了石拱桥、石板路、石凉亭等,才有了古镇剑胆琴心的双面绣性格。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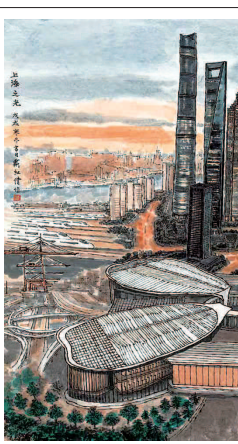
足。“翠鸟!只有翠鸟才有这么亮的叫声。”船老大轻呼一声。我们四处张望,果然在不远处的木桩上看到一只翠鸟,赤棕色的腹部和翠蓝的背尾醒目亮丽。

走水路一是可以看水鸟,二是身体和视线放低了之后,西湖的风景突然有了别样的面貌。看到水边的黄菖蒲和淡红的鸂尾花,便请船老大把船划近细看。连接曲院风荷与苏堤的玉带桥,坐船从桥洞下穿过,同时将岳坟、曲院风荷、苏堤围成的湖面和小南湖收入眼底,和站在桥上的亭子上看大异其趣。霓虹桥的曲折和起伏,从水面远眺气势宛如飞龙。只有在水上,才能发觉里外西湖的分别,只隔一道桥,外西湖的喧

器一下子就消失了,水质也变清

“一斤才50元。我是送你的。写明价格,让你知道这一点我还是送得起的。”她的生活境况我是知根知底。1971年她退休后,靠微薄的退休金与保姆一起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还是收下了她这份心意。至今想起仍很过意不去。

2009年,是罗洪喜逢百岁之年。一天,我与文友桃林上门道贺。当我说到不久前出版的《罗洪文集》(三卷)时,她用略带松江口音的普通话说,在过去



上海之光 (中国画) 戴红倩

大麻的叶子和果实有 二重性,既可以加工成毒 品害人,也可以 加工成药物救 人。大麻的使 用,取决于文明 程度和公民的可 信度。公民的可 信度高,大麻加 工成的药品可以 造福社会,反过 来说,公民的道 德水平低下,没 有可信 度,药品会变成 毒品。

石,流淌的河水中,体悟到小镇的繁华和变迁。那古老拱桥,石驳水岸,倒映着枕水人家。在江河静静流淌之中,映衬了古镇虚实相生,远近相宜,如诗如画的秀美。这里动静结合,上下相对,美轮美奂。市河环绕古镇,有序地在石驳岸中穿梭流过,那流淌的既有空灵的蓝天和白云,更有两岸烟火气的风俗和风情。市河的两旁,装点着古镇绿枝摇风的倒影,更有古镇那人潮涌动的风景。江南人的外表文质彬彬,感情却细腻委婉,像江河流水,诗性绵绵,很是优美。然而,骨子里却像一块石头,顽强进取,刚烈勇敢,展现了壮美。

器一下子就消失了,水质也变清 了。小船划过一棵水边的大树,船老大突然掏出一把水勺舀水泼向它的根部:“这里有一簇木耳,我路过时总要给它浇点水,否则太阳一晒就干死了。”从一棵樱花树下经过,他说初春时水面上的树枝折了,就剩一点树皮还连着,他用胶带把它缠好,居然“接骨”成功开了花。他告诉我每年在西湖停留的鸬鹚、银嘴沙鸥、大白鹭、苍鹭和白面水鸡季节到了就会飞走,而鸳鸯本为候鸟,但越冬南迁经过杭州时,有一批留在西湖定居了。他说起救助被鱼钩钩住脚爪的夜鹭和幫助被水网分隔的野鸭母子团圆的经历,口

气仿佛 在说自己的近邻。他的手机里有一段视频,记录的是一对鸳鸯跃上他的船头觅食的情景,那些水鸟果然觉得他可亲。我说水边开小白花的是金樱子,他把船摇近,恍然道:“你这样一说我记起来了,我们小时候采过它的果实吃,有点甜味。”在我看来,旅行的意义就在于用自己的好奇之眼打量陌生之地,如果还能与当地人的见识互相比照印证,那真是上佳的缘分。而西湖的奇妙之处是它的阔大,不同的角度和角落,风景总是各有妙处,秘境似乎也是无尽的。

刚刚入夏,小园里看鸳鸯茉莉花变脸,赞叹且好奇。请看明日本栏。

长竹竿、衣架子、上海人叫“丫杈头”的丫杈,这是过去上海人晾衣裳的“三件套”,也是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必需品。这“三件套”是互相支撑的好兄弟:洗好衣裳裤子套衣架,再挂竹竿,然后连同竹竿被丫杈送到高处,或用丫杈把衣架挂到已高高在上的竹竿上。

晾衣裳竹竿要长,太细太粗都不行,一般直径四五厘米左右。它是晾衣裳的载体平台,晾晒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穿

过两衣服袖子,衣服一字展开,如体操选手吊环摆十字支撑。裤子就没这般腔调了,只能穿一只裤脚管,另一只没精打采垂吊着。另一种是把衣裤先套衣架,再挂竹竿。

没见过上海土特产和日用杂品店里有卖竹竿,我也不知道家里竹竿来自哪里。记得弄堂里,来过扛竹竿叫卖的。邻居有

爱竹竿的,用塑料带把竹竿缠起来。宝贝竹竿随家而行,常见搬场卡车车头,搁着几根昂首向天的竹竿,像高射炮,从马路上威武驶过。小时候,家里竹竿还被我用来捉“爷胡子”,“爷胡子”是上海人对知了的统称。抓“爷胡子”是竹竿加辅助工具,我有两件辅助工具轮流上竿,一是铅丝圈套塑料袋或纱布袋,绑于竹竿像捕虫网。二是

有黏性的面筋卷缠棒冰棍,再绑竹竿;或用花园里粘性比面筋好的树胶。一听“爷胡子”叫就像听到警报,抄起竹竿奔出去。搜到目标后或套或粘,用塑料袋套就贴树干从“爷胡子”上方往下迅速一套;若使面筋或树胶胶,那就从下往上对目标迅猛一戳,类似打台球出杆,最佳落点在蝉翼。说起来,上海人早在一百年前就借用竹竿说事,如有句歇后语叫:弄堂里扛竹竿——直来直去;瘦长个的绰号叫“晾衣裳竹竿”。

竹竿悬空晾衣裳,两端要有支点支撑。花园里的树成为架竹竿天然支柱,选择两棵间距与竹竿长度匹配的。下雨天,幸好院子里有棚,没晾干的衣

物随竹竿上了棚架。竹竿架高处,臂不够长;就要请丫杈出场,把竹竿撑到位。丫杈顶端是金属U型头,有的U型头两端做成小U,可叉更微小的东西。丫杈是店里买的,也有人用树枝分叉的天然产品。

丫杈不仅叉竹竿,还在上海人喊“混堂”的浴室大显身手。老底子,冬天沐浴去钱家塘的淮海浴室。服务员把你脱下棉袄、绒线衫等几件衣服叠

读大学和下乡时,常碰到衣架不够用,于是架多

物随竹竿上了棚架。竹竿架高处,臂不够长;就要请丫杈出场,把竹竿撑到位。丫杈顶端是金属U型头,有的U型头两端做成小U,可叉更微小的东西。丫杈是店里买的,也有人用树枝分叉的天然产品。

丫杈不仅叉竹竿,还在上海人喊“混堂”的浴室大显身手。老底子,冬天沐浴去钱家塘的淮海浴室。服务员把你脱下棉袄、绒线衫等几件衣服叠

读大学和下乡时,常碰到衣架不够用,于是架多

物随竹竿上了棚架。竹竿架高处,臂不够长;就要请丫杈出场,把竹竿撑到位。丫杈顶端是金属U型头,有的U型头两端做成小U,可叉更微小的东西。丫杈是店里买的,也有人用树枝分叉的天然产品。

丫杈不仅叉竹竿,还在上海人喊“混堂”的浴室大显身手。老底子,冬天沐浴去钱家塘的淮海浴室。服务员把你脱下棉袄、绒线衫等几件衣服叠

读大学和下乡时,常碰到衣架不够用,于是架多

物随竹竿上了棚架。竹竿架高处,臂不够长;就要请丫杈出场,把竹竿撑到位。丫杈顶端是金属U型头,有的U型头两端做成小U,可叉更微小的东西。丫杈是店里买的,也有人用树枝分叉的天然产品。

丫杈不仅叉竹竿,还在上海人喊“混堂”的浴室大显身手。老底子,冬天沐浴去钱家塘的淮海浴室。服务员把你脱下棉袄、绒线衫等几件衣服叠

读大学和下乡时,常碰到衣架不够用,于是架多

物随竹竿上了棚架。竹竿架高处,臂不够长;就要请丫杈出场,把竹竿撑到位。丫杈顶端是金属U型头,有的U型头两端做成小U,可叉更微小的东西。丫杈是店里买的,也有人用树枝分叉的天然产品。

丫杈不仅叉竹竿,还在上海人喊“混堂”的浴室大显身手。老底子,冬天沐浴去钱家塘的淮海浴室。服务员把你脱下棉袄、绒线衫等几件衣服叠

物随竹竿上了棚架。竹竿架高处,臂不够长;就要请丫杈出场,把竹竿撑到位。丫杈顶端是金属U型头,有的U型头两端做成小U,可叉更微小的东西。丫杈是店里买的,也有人用树枝分叉的天然产品。

丫杈不仅叉竹竿,还在上海人喊“混堂”的浴室大显身手。老底子,冬天沐浴去钱家塘的淮海浴室。服务员把你脱下棉袄、绒线衫等几件衣服叠

读大学和下乡时,常碰到衣架不够用,于是架多

物随竹竿上了棚架。竹竿架高处,臂不够长;就要请丫杈出场,把竹竿撑到位。丫杈顶端是金属U型头,有的U型头两端做成小U,可叉更微小的东西。丫杈是店里买的,也有人用树枝分叉的天然产品。

丫杈不仅叉竹竿,还在上海人喊“混堂”的浴室大显身手。老底子,冬天沐浴去钱家塘的淮海浴室。服务员把你脱下棉袄、绒线衫等几件衣服叠

读大学和下乡时,常碰到衣架不够用,于是架多

物随竹竿上了棚架。竹竿架高处,臂不够长;就要请丫杈出场,把竹竿撑到位。丫杈顶端是金属U型头,有的U型头两端做成小U,可叉更微小的东西。丫杈是店里买的,也有人用树枝分叉的天然产品。

丫杈不仅叉竹竿,还在上海人喊“混堂”的浴室大显身手。老底子,冬天沐浴去钱家塘的淮海浴室。服务员把你脱下棉袄、绒线衫等几件衣服叠

读大学和下乡时,常碰到衣架不够用,于是架多

物随竹竿上了棚架。竹竿架高处,臂不够长;就要请丫杈出场,把竹竿撑到位。丫杈顶端是金属U型头,有的U型头两端做成小U,可叉更微小的东西。丫杈是店里买的,也有人用树枝分叉的天然产品。

丫杈不仅叉竹竿,还在上海人喊“混堂”的浴室大显身手。老底子,冬天沐浴去钱家塘的淮海浴室。服务员把你脱下棉袄、绒线衫等几件衣服叠

电线拗几个。

另一款衣架是带夹子的,专门用来晾手绢、袜子和内裤等,这些都是前一款衣架难以晾晒的。上海人叫它“八脚架”,其实没有八只脚,只是在两根薄竹条上吊了八只木头夹子。我1978年考大学离开农场,四年毕业后回连队,居然见我留下的八脚架还在使用。因那时怕与别人的搞混,在竹条下用墨汁涂了两条杠,一眼认出。

读大学和下乡时,常碰到衣架不够用,于是架多

物随竹竿上了棚架。竹竿架高处,臂不够长;就要请丫杈出场,把竹竿撑到位。丫杈顶端是金属U型头,有的U型头两端做成小U,可叉更微小的东西。丫杈是店里买的,也有人用树枝分叉的天然产品。

丫杈不仅叉竹竿,还在上海人喊“混堂”的浴室大显身手。老底子,冬天沐浴去钱家塘的淮海浴室。服务员把你脱下棉袄、绒线衫等几件衣服叠

读大学和下乡时,常碰到衣架不够用,于是架多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辣椒,在我们井冈山乡村,家家户户都会栽种。井冈山人,对于辣椒,都有着特殊的情感。一日三餐可以无肉腥,但绝不能没有辣椒,向来嗜辣如命,吃辣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特长。

辣椒有许多做法,一入夏,“火煨青椒”便成了农户餐桌上最常见的家常小菜之一。

记得,当知青时,物资很匮乏,村里乡亲大多人家贫穷,平日里十天半个月难得见到荤腥,都是自留地里长出了什么就吃什么。尤其到了五月,荒米、荒油、荒菜,俗称“五月三荒”。入夏了,家家菜园里都结出了青椒,“火煨青椒”这道小菜便出现在各家各户的餐桌上。

做“火煨青椒”,省事省时,还不用油。刚摘下的青椒,新鲜、坚实、油亮、饱满,用芦茅秆把青椒串成一串串,烧柴灶时,用火钳将青椒串埋到灶膛柴灰里。约摸三四分钟将辣椒扒出来,翻过一面,重新覆盖上火灰,大约只需几分钟,青椒就煨熟了,用火钳翻扒,夹出煨好的青椒串,拆掉芦茅秆,趁热轻轻拍灰,刚从火灰中扒翻出来的青椒,很烫手,拍灰的动作要快,否则容易烫伤手。一边反复轻拍,一边吹掉粘在表面的灰尘,同时把一些焦黑的青椒皮剥掉。将拍去灰尘的青椒,放在捣钵或鲁碗里,撒上适量盐,用洗净的菜刀把,把青椒砵(捣)碎。

不再剥几颗蒜瓣一起捣,让它们相互融合,真能捣出青椒的焦香、蒜子的鲜香味。

青椒捣碎拌匀,鲜香辛辣的农家时鲜土菜“火煨青椒”就完美上桌了,在那盛夏之时,夏种又那么辛苦,总觉得没什么胃口,有了那么一个自家菜园种的“火煨青辣”下饭,还要什么山珍海味! 任凭辣得流眼泪,还直嚷嚷:“好恰好恰,真好恰啦……”“嗖嗖”地一下几碗饭下肚,神仙的日子也不过如此嘛!



火煨青椒

袁山

十日谈

初夏故事
责编:吴南瑶